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

Distr.: General
19 March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nd Russian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2 日，纽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

俄罗斯联邦国家报告

俄罗斯联邦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提交的国家报告结构，反映了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第一部分提出的结论和后续行动建议，并包括与报告相关信息的《条约》核裁军、不扩散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有关的问题的一般类别。

引言

俄罗斯联邦继续致力于实现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共同目标。我们一贯支持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使其实现普遍化。

俄罗斯完全遵守《条约》规定的义务，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接受方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此类武器的控制。

俄罗斯也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诱使不拥有核武器的任何其他国家制造或以任何方式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控制此类武器或爆炸装置。

第一节：核裁军

与核武器有关的国家安全政策、理论和行动

俄罗斯对不扩散和核军备控制领域的国际义务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严格遵守这一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政策概念》、《俄罗斯联邦军事理论》等根本文件所反映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

2014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当前《俄罗斯联邦军事理论》阐述了核武器对于保证国家安全的作用。《军事理论》具有严格的防御性质，并为使用核武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军事理论》规定，防止核军事冲突以及任何其他军事冲突是俄罗斯联邦军事政策的基础。根据《军事理论》，俄罗斯联邦保留仅在对和(或)其盟国使



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使用常规武器侵略俄罗斯联邦使国家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军事理论》阐述的核威慑方法符合对世界军事和政治局势的总体评估，包括国家安全的军事风险和军事威胁清单。

2020年6月2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核威慑的国家政策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国家政策基本原则》)对《军事理论》提出的核武器作用的方法进行了阐述。该文件指出，我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核威胁，防止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包括核冲突的国家间关系恶化。”文件还明确规定，俄罗斯的核威慑政策具有严格的防御性质，旨在保护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

根据俄罗斯《军事理论》，军事风险是一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军事威胁出现的国际局势状态。反过来，军事威胁的主要特征是某个国家、国家集团或恐怖组织高度准备对俄罗斯诉诸武力，因此具有爆发军事冲突的真正可能性。

《军事理论》强调的外部军事风险主要包括：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潜在实力增强而被赋予违反国际法规则的全球职能，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础设施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
- 全球和地区稳定遭到破坏；
- 开展建立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活动，打破核导弹领域的既定力量平衡；
- 实施“全球打击”理念，部署高精度战略非核武器系统；
- 一些国家具有在外空部署武器的意图。

根据《军事理论》，国际军备控制协定体系的破坏，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运载工具在全世界扩散，也是确定军事风险水平的因素。

《国家政策基本原则》列举了由于军事政治和战略局势的变化，可能演变为对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威胁(侵略威胁)的主要军事风险。这些风险将通过实施核威慑予以消除。这些风险如下：

(a) 拥有核武器运载工具的常规部队集团的潜在对手在与俄罗斯联邦及其盟国接壤的国家领土以及邻近水域进行集结；

(b) 将俄罗斯联邦视为潜在对手的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运载工具、中短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非核高精度和高超音速武器、攻击性无人驾驶飞行器和定向能武器；

(c) 在外层空间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资产和打击系统；

(d) 各国拥有核武器和(或)可用于对付俄罗斯联邦和(或)其盟国的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类武器的运载工具；

(e) 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制造技术和设备自由扩散；

(f) 在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基本原则》规定的主要军事威胁包括：阻碍俄罗斯国家治理和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的运作，扰乱其战略核力量、导弹攻击预警系统和外层空间监测系统、核弹药储存设施、核能设施、核化工业设施以及其他潜在危险设施的运作。

俄罗斯《军事理论》和《国家政策》不同于一些国家的理论概念，其基本原则并没有指定一种在其进行侵略的情况下俄罗斯可以进行核打击的具体“敌人”。俄罗斯联邦对把其作为潜在对手并拥有核武器和(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具有强大常规部队作战潜力的具体国家和军事联盟(集团、同盟)实施核威慑。

根据《军事原则》，为了确保我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俄罗斯军事政策以防止核冲突及任何其他军事冲突为基础。同时，我们的意图是优先使用政治、外交和其他非军事手段，并设想在用尽非军事措施之后再使用军事力量保护国家利益及其盟国的安全。

根据《基本原则》，遵守国际军备控制承诺是俄罗斯核威慑的主要原则之一。

俄罗斯一直在降低核武器在其国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俄罗斯《军事理论》优先考虑执行一整套外交、军事和军事技术措施，在包括战略威慑在内的无核系统框架内通过无核手段防止侵略。因此，俄罗斯在武装部队现代化过程中强调武装冲突以非核手段进行。

《军事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必要的详细程度规定了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它还确保了我国在当前形势下所能做到的最大的核威慑参数透明度和明确性。

《军事原则》还规定了决定使用核武器的程序：必须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作出决定。《基本原则》重申了这项规则。

《军事理论》和《基本原则》没有规定对根据运载工具的类型、基地模式、核弹头产量或可能使用的具体情况为使用核武器确立其他规则的任何免责条款。《军事理论》和《基本原则》没有就使用核武器进行进攻性行动或巩固行动成果的规定。

《基本原则》规定，我国对《联合国宪章》所载国家间关系原则的承诺仍然是俄罗斯军事规划中不可改变的要素。

俄罗斯根据其理论立场，一贯严格遵守军备控制领域的各项国际义务，包括关于减少核武器运载工具及其弹头数量的条约规则。

俄罗斯《军事理论》重申，为了建立信任，减少世界上全球和区域的军事紧张局势，愿意在防务领域开展公平的国际合作，加强军事和政治合作。

当前形势以及核力量和核库存的削减

俄罗斯联邦认识到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规定的裁军义务，继续严格遵守这一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包括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和协定。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裁武条约》)于 1991 年 7 月 31 日签署,1994 年 12 月 5 日生效。根据《条约》,俄罗斯联邦将把战略运载工具的数量减少到不超过 1 600 台,把这些运载工具运载的弹头数量减少到不超过 6 000 枚。这些义务已提前全面履行。部署的战略车辆——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总数减少到 1 136 台,其运载的弹头数量减少到 5 518 枚。

2002 年在莫斯科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的条约》是俄罗斯对核裁军的又一贡献。根据《条约》,缔约方最迟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将其战略核弹头数量削减至 1 700 至 2 200 枚,约为《第一阶段裁武条约》规定限额的三分之一。这些义务也已全面履行。

2010 年 4 月 8 日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裁武条约》)是核裁军的又一里程碑。《条约》规定,各方应削减并限制其进攻性战略武器,以便在《条约》生效七年及其后下列各项总数不超过: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 700 件;其运载弹头 1 550 枚;部署和未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已部署和未部署的重型轰炸机 800 件。

截至 2018 年 2 月 5 日(《条约》规定的控制日期),俄罗斯联邦已全面履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义务。截至当日,俄罗斯联邦的战略进攻武器总能力为:

- 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 527 件;
- 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头 1 444 枚,包括部署的重型轰炸机的核弹头;
- 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部署和未部署的重型轰炸机 779 件。

截至 2020 年 9 月 1 日,根据《新裁武条约》,俄罗斯联邦拥有部署的进攻性战略运载工具 510 件和弹头 1 447 枚。截至当日,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和重型轰炸机总数为 764 件。

俄罗斯联邦一贯主张根据《新裁武条约》第十四条第 2 款,将该《条约》延长五年。2021 年 1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缔结协定,将《新裁武条约》延长至 2026 年 2 月 5 日。协定于 2021 年 2 月 3 日生效。

《新裁武条约》延长五年,确保条约缔约国在其范围内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有适当程度的相互透明度。此外,俄罗斯联邦认为《新裁武条约》的延长为扭转战略稳定领域局势恶化的消极趋势提供了机会,并打算利用由此赢得的时间,与美国就未来的核导弹军备控制进行全面谈判,同时考虑到影响战略稳定的各项因素,包括能够完成战略任务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和非核武器,以及新技术和新武器的出现。

俄罗斯联邦执行 1987 年 12 月 8 日签署的《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程核力量条约》),是走向真正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条约》使消除两类核导弹武器成为可能。《条约》规定,将完全销毁 1 846 枚中程(1 000 至 5 500 公里)和中短程(500 至 1 000 公里)地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 825 个相关的导弹发射器。总计拆除 3 000 多枚核弹头,总当量超过 50 万千吨。俄罗斯全面履行了《条约》规定的义务。

在美国于 2019 年 8 月 2 日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后,该《条约》规定的国际法律约束被解除。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联邦单方面承诺不在相关地区部署中程或中短程地射导弹,除非美国制造的此类导弹在这些地区部署。俄罗斯联邦促请美国及其盟国作出类似承诺,以防止导弹竞赛,并确保核导弹领域的进一步克制和可预测性。

2020 年 10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在这方面又迈出重要一步。俄罗斯联邦总统发表“关于在《中程核力量条约》终止后缓和欧洲局势的进一步措施的声明”,重申了对等暂停倡议,邀请各有关方面考虑对等核查措施的具体方案,以消除现有关切。

俄罗斯联邦已多次大幅削减非战略核武器的数量。目前,俄罗斯的非战略核能力不到 1991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 25%。俄罗斯所有非战略核武器都已撤出部署状态。这种武器完全位于国家境内,在中央储存设施中集中存放,具有最严格的安全制度,排除了任何盗窃以及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的可能性。

俄罗斯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打击恐怖主义行为措施;所有核危险设施和辐射危险设施都定期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和防范恐怖主义行为准备情况检查。

俄罗斯不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也不直接或间接向其他国家转让对其核武器的控制权;俄罗斯不拥有已部署的非战略核武器,也不在常规部队的演习和训练中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联邦认为,有必要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的义务,结合全面彻底裁军,继续逐步推进可核查和不可逆转地削减核武器。

裁军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裁军进展取决于国际安全局势,而当今的国际安全局势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完全不受限制地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为全球打击目的发展高精度非核进攻性武器;可能在外层空间部署打击武器;常规武器数量和质量日益失衡;导致使用核武器可能性增加的军事理论变化;军备控制架构遭到破坏和侵蚀;绕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法实施制裁。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之外部署核武器,以及在没有核武器国家的参与下进行处理核武器的培训,也是削弱国际和区域安全和破坏核裁军前景的重要因素。

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

俄罗斯早在 25 年前就停止了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1989 年以来,我国没有生产过武器级铀。根据 1997 年 9 月 23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

府关于钚生产反应堆合作的协定，以前生产武器级钚的 13 个反应堆已经关闭。最后一个已在 2010 年关闭。

我们完成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处置从核武器中提取的高浓缩铀的协定》(“高浓缩铀至低浓缩铀协定”，称为“百万吨至兆瓦”方案)的执行工作，根据该《协定》，我们转换了 500 吨武器级铀，相当于 20 000 枚核弹头。

俄罗斯赞成谈判一项普遍、非歧视性和可有效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条约。在 2014-2015 年和 2017-2018 年期间，俄罗斯方面积极参加了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67/53 号 and 第 71/259 号决议设立的政府专家组的工作，就此条约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

俄罗斯强烈认为，这项条约的谈判应完全在裁军谈判会议全面和平衡的工作计划框架内进行，并以 CD/1299 号文件所载 1995 年香农授权为基础。此外，所有有能力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的国家都应参加谈判。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核试条约》)

1990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暂停核试验。俄罗斯联邦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延续国，此后没有进行过任何核爆炸。我们有意继续遵守暂停，但前提是其他核武器国家同样遵守这项措施。

作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一贯支持者，俄罗斯积极参与了《全面禁核试条约》的起草工作，2000 年批准了《条约》，并始终促进《条约》的普遍加入和迅速生效。

目前，我们认为确保生效是该《条约》的主要优先事项。在开放供签署近 25 年后仍未生效，对《条约》的存在构成了严重威胁。

我们努力在多边论坛和双边会议上宣传《条约》，呼吁尚未加入《条约》的国家，特别是剩余的八个附件 2 国家，立即、无条件地签署和(或)批准《条约》。多年来，我国一直是支持《条约》的大会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我们参加两年一次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友”外长会议和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的促进条约生效会议。我们积极参与执行促进《条约》生效会议的最后宣言，最近的最后宣言于 2019 年获得通过。

俄罗斯完全支持逐步、平衡地建立一个《条约》遵守情况核查机制。我们积极参与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讨论现场视察制度等相关问题。

国际监测系统的第二大部分正在俄罗斯境内开发。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认证设施共有 29 个(占俄罗斯境内该系统设施总数的 91%)。俄罗斯联邦正在自费为国际监测系统台站开发前瞻性技术模型，特别是高性能惰性气体探测系统。俄罗斯联邦在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代表的参与下，每年在国家核试验数据中心组织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我们认为，在《条约》生效之前，国际监测系统以测试模式运行，目前不能按照《条约》的规定对其配置作出任何改变。

制定核查、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2018 年和 2019 年，俄罗斯积极参与了大会第 71/67 号决议所设政府专家组的工作，审议核查在推进核裁军方面的作用。俄罗斯联邦的原则做法是，根据在应用其所加入的军备控制条约规定的控制机制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核查程序应在具体的削减和限制军备协定的范围内加以考虑，并与其中规定的限制的主题和范围进行对接。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协定缔约方或其特别指定的机构可参与协定执行情况的核查。还必须考虑潜在的扩散风险。核查措施损害核不扩散制度，包括泄露相关知识和技术，是不可接受的。

在对等原则和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和关切的基础上，在相关对话形式的背景下审议与核大国之间透明度有关的具体议题。

俄罗斯联邦认为，减少核风险是一项国家间建立信任措施，其总体背景是考虑到当前的战略现实，在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同时，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为了防止核冲突以及任何其他军事冲突，俄罗斯联邦避免可能导致国际和区域关系危险恶化的局势，防止核战争爆发，同时为减少核威胁采取必要步骤。

我们的原则方法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我们一贯主张所有核大国重申这一原则，即戈尔巴乔夫-里根模式。

2020 年 6 月 2 日，《俄罗斯联邦关于核威慑的国家政策基本原则》发布。该文件是在俄罗斯旨在提高核领域透明度和消除对我们相关概念的错误或蓄意曲解的总体努力框架内发布的。

在努力减少核风险的背景下，俄罗斯联邦积累了与其他核大国就这些问题进行互动的丰富经验。热线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进行了必要的信息交流，包括导弹发射通知。与美国(1973 年)、法国(1976 年)和联合王国(1977 年)缔结了关于防止核冲突的双边政府间协定，规定了各方加强组织和技术措施防止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为在需要迅速澄清的情况下发出紧急信息、通知和询问，建立了政府间直接沟通渠道。

俄罗斯联邦与美国就导弹发射和重大战略演习通知达成了协议，这是一项重要的减少风险措施。并与中国缔结了导弹发射器通知协定。与美国(1989 年)和中国(1994 年)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的双边政府间协定构成了预防冲突补充措施。

俄罗斯以五常形式参加有关透明度、信任和减少核风险问题的讨论。在这种形式下，特别就这一领域的最佳做法交换了意见。五常还就核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使核武器国家有机会直接相互表达关切，审视现有的理论误解。这些活动有助于提高核领域的透明度和降低风险，并补充了双边一级的相关努力。

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新裁武条约》为战略进攻性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重型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建立了高度的相互透明度：交换通知，展示新武器，进行视察。

2019 年 1 月我们展示了俄罗斯最新的 9M729 型战术导弹，在透明度方面提供真正“附加值”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引发了一场毫无根据但极具破坏性的宣传运动，最终导致《中程核力量条约》崩溃。俄罗斯虽然没有义务展示导弹，但邀请了一些国家的代表，包括那些正式将我们列为对手的国家参加展览，并还解释了导弹的结构特点，披露了战术和技术规格。

2019 年 10 月，俄罗斯在筹备和举行 Grom-2019 战略指挥和参谋演习之前自愿向外国伙伴发出通知，告知参加演习的部队和资源，以及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和试验场。

俄罗斯联邦的行动证实，它继续致力于实现消除世界核威胁的目标，并按照《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要求，在实现真正核裁军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第二节：国家不扩散措施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对于确保核不扩散制度的稳定至关重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后发展起来的全面保障监督制度，已成为核查各国条约义务遵守情况的可靠手段。《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以及 1990 年代中期推出的《附加议定书》允许对未申报核计划进行保证探测。各国实施保障监督措施是实现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的权利的重要先决条件，并增进《条约》缔约国之间的信任。

我们坚信，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必须继续基于客观性、技术有效性、与各国和原子能机构缔结的保障监督协定的一致性原则。保障监督措施的实施应以无罪推定和尊重主权为指导，这依然是《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的正当权利。

原子能机构在作出结论时，应仅依赖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准备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议会的公开辩论中捍卫其准确性并以客观数据支持的信息。在进行视察和起草保障监督结论时，不应有主观因素、政治偏见或未经证实的假设。这方面的任何偏离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条约》缔约国对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的信心，并侵蚀整个核不扩散制度。

对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的任何改变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进行，即新方法的应用为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国所理解，并得到它们的一致支持。任何这种改变都必须得到原子能机构决策机关的批准。

俄罗斯认识到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极其重要。有了附加议定书，原子能机构就可以核查各国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活动，这是核查《不扩散条约》遵守情况的最高标准。我们鼓励尚未签署附加议定书的国家尽快签署。与此同时，我们强调这项措施具有严格的自愿性，任何强迫签署附加议定书的行为都是完全不适当

的。我们认为，附加议定书是转让敏感核技术(涉及浓缩和化学后处理)和设备的强制性条件。

我们呼吁所有已经签署小数量议定书但尚未通过修订案文的国家尽快通过修订案文。任何正在建造核设施的国家都必须及时废除小数量议定书，执行正常的保障监督措施。

俄罗斯联邦支持原子能机构努力确保核查机制的可靠性并提高机制的效力。为此，我们始终通过国家保障监督支持方案等提供物质和专家支持。方案成立 35 年来，为加强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部使用的概念和技术框架开展了大量工作。俄罗斯通过方案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援助，方式之一是在分析实验室检查原子能机构在视察期间收集的环境样品。正在开发新技术来探测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我们高度重视对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的培训，包括使用非破坏性技术测试核材料并对铀浓缩设施进行视察。俄罗斯专门机构继续向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专家提供核材料衡算和控制培训。俄罗斯支持原子能机构努力开发创新的测量设备，以便更准确地控制辐照核燃料，支持原子能机构建立统一的非歧视性方法，在即将退役的设施实施保障监督措施。俄罗斯并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开发用于新型设施的核查方法，如带有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移动式核电站，并研究在核设施设计中考考虑潜在保障监督措施执行情况的方法。

2019 年，俄罗斯在根据《1985 年 2 月 21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障监督实施机构之间的协定》可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设施清单上增加了一个核设施。该清单现在列有超过 20 个设施的 40 多个核装置。

国际铀浓缩中心严格按照俄罗斯和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全面保障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继续实施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措施。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每年确认，俄罗斯接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继续用于和平活动。

无核武器区

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加强《不扩散条约》和整个核不扩散制度的宝贵机制。各国建立无核武器区，以此执行《条约》第七条，帮助加强区域和国际稳定与安全，并建立相互信任。俄罗斯始终支持这种努力，并协助各国建立和正式确立无核武器区。

俄罗斯已完成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所需的国内程序，并准备与五个核武器国家(五常)和《条约》缔约国进行联合磋商，以解决所有剩余问题。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决议，2019 年 11 月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区会议，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俄罗斯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并为会议的召开和成功作出了贡献。

这次会议是多年来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采取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会议在最后宣言中表示，打算与所有受邀国家一道，根据该区域各国协商一致自由达成的安排，拟订一项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条约。

应对不扩散制度的区域挑战

俄罗斯联邦一贯认为，核不扩散的区域挑战可以而且应该在《不扩散条约》及其条款不可侵犯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国际法规则，并根据所有国家的正当安全和发展利益，完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加以解决。

一些国家坚持夸大伊朗的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取消 2015 年缔结的重要国际安排，这是不合理、不可接受的，这些安排是有效外交和妥善解决核不扩散领域新出现分歧的典范。对解决与伊朗核计划有关局势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攻击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动毫无关系。

随着《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围绕伊朗及其核计划酝酿的危机得到化解。原子能机构很快得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伊朗成为该机构成员中接受核查最多的国家。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操纵不扩散制度的机制和要求，以便对不再支持它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伊朗)进行政治报复，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呼吁所有负责任国家支持我们的这一立场。还应尽一切努力维护《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实现其宏伟目标。除了这些安排，别无选择。俄罗斯继续充分致力于执行《联合全面行动纲领》，并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的呼吁，期待西方伙伴采取同样负责任的方法，期待整个国际社会给予支持。

俄罗斯联邦积极参与寻求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并与感兴趣的各方保持联系。

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应该分阶段进行，并以共同利益为引领。解决核不扩散制度面临的如此复杂的挑战，需要所有感兴趣国家毫无例外地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如果就拆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核计划达成任何安排，这项工作应在核武器国家专家的监督下进行。

我们认为，原子能机构的作用是核查其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实施情况。

出口管制

俄罗斯十分重视执行《不扩散条约》第三条第 2 款。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格委员会最初是根据《不扩散条约》成立的出口国委员会，它们的努力在实践中证明有可能就非歧视性核出口管制制度达成一致。

俄罗斯根据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戈委员会的原则以及它们制定的出口规则和管制清单，建立了国家出口管制制度。俄罗斯在国内法中及时、毫不拖延地执行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戈委员会的记录决定。

我们在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戈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原则是，它们提出的任何规则或限制都应有助于加强核不扩散制度，且不影响各国和平利用核能及其技术发展的权利。

国际不扩散努力不应导致对军民两用品和技术合法贸易或民用科技合作的毫无根据的限制。

作为核供应国集团的积极参与者，俄罗斯强调，集团的活动应反映当前国际发展的现实，集团应在技术任务允许的范围内，有效应对国际不扩散制度面临的最新挑战和威胁。

我们不认为核供应国集团是一个排外和封闭的俱乐部。我们的一贯立场是，集团应包括具有重大工业和出口潜力并能够为实现法定目标作出实际贡献的国家。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俄罗斯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该决议旨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材料和技术落入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的手中。俄罗斯在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监测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协调对有需要国家的技术援助。

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俄罗斯继续优先考虑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为了分享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经验，俄罗斯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联络人组织了培训，包括在加里宁格勒(2016 年 6 月)和顿河畔罗斯托夫(2018 年 9 月)。

核安保和打击核恐怖主义

俄罗斯非常重视加强全球核安保。我们坚信国家有责任确保境内核安保的基本原则。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核材料、储存地点和相关设施以及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的运输，都受到必要安保措施的管制。

2015 年以来，关于核材料衡算、控制和实物保护、出口管制和核相关物品管制清单的法律没有重大变化，但根据具体组织制定的行业特定方案和计划进行了一些优化。与此同时，已采取措施加强核安保文化。

俄罗斯联邦是该领域所有主要国际法律文书的缔约国，特别是《关于核材料的实质保护公约》及其 2005 年修正案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我们主张各国普遍加入这些文书。

原子能机构在核安保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从 2010 年开始，俄罗斯每年向原子能机构核安保基金自愿捐款 100 万美元，用于开展包括 40 多个国际、区域和国家项目的活动。俄罗斯组织了原子能机构课程和研讨会，开展了研究项目，针对原子能机构感兴趣的成员国提供援助，并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外国专家参加原子能机构的活动。2016 年至 2019 年，来自约

70 个国家的 600 多名专家参加了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和联邦环境、技术和核监督局在俄罗斯联邦举办的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课程和研讨会。

俄罗斯联邦按照双边协定与合同，在评估和发展国家核基础设施、建立核材料和设施实物保护系统、培训外国专家等方面向所有感兴趣的国家提供了援助。

2006 年，俄罗斯和美国发出了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

目前参加倡议的有 89 个伙伴国家和 6 个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国际组织，倡议已成为志同道合国家的代表性论坛，增进对核恐怖主义威胁构成的挑战的共同认识，鼓励寻求有效解决办法，并支持交流打击核恐怖主义和加强核安保的最佳做法。

2019 年 6 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全体会议再次认可俄罗斯和美国为倡议的共同主席，并将任期延长四年。倡议启动以来，俄罗斯组织了一系列与倡议有关的活动，并为独立国家联合体和东欧国家的俄语专家组织和举办了核法证学区域研讨会。

第三节：与和平利用核能有关的国家措施

俄罗斯主张《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广泛获得和平利用核能的惠益，并根据 2010 年通过的行动计划行动 47，尊重每个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选择和决定，同时不损害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或国际合作协定和安排及其核燃料循环政策。

俄罗斯联邦在全世界发展民用核能的战略

2019 年，俄罗斯举办活动庆祝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在奥布宁斯克投入运行 65 周年。这一事件标志着和平利用核能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新能源时代的开始。

到 2020 年初，全世界运行核电机组共有 447 个，总容量为 395.69 千兆瓦。另有 52 个机组正在建造。

俄罗斯有 10 个陆基核电站和 1 个浮动核电站，共 38 个机组，容量约为 30 千兆瓦。核电站产生的电力约占俄罗斯总发电量的 18%。

目前，12 个国家正在建造 36 个核电机组，并处于不同的完工阶段。

2016 年，世界上第一代 3G+ 首台机组——新沃罗涅日 2 号核电站 1 号机组投产，这是俄罗斯和全球能源生产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俄罗斯其他核电站正在建造类似的机组。满足福岛事故后所有安全要求的 3G+ 改进型反应堆设计，现在是俄罗斯水水高能反应堆(WWER)升级使用的唯一设计。俄罗斯在小型核电站运营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俄罗斯为继续发展浮动核电站付出了巨大努力。2019 年秋，阿卡德米克·罗蒙诺索夫浮动核电站被拖到楚科塔，12 月开始生产第一千瓦电力。浮动核电站将使用新的集成 RITM-200 反应堆建造，其系列生产已经启动。共为俄罗斯破冰

船队建造了六个这种类型的反应堆。还计划将 RITM-200 设计用于固定式陆基核电站。

俄罗斯在发展核能方面奉行两头并进战略。一是采取传统方法，包括继续发展热反应堆；二是重点发展快中子反应堆。这种战略可以实现封闭核燃料循环，并大幅扩大可用于核能发电的燃料范围，并大大减少放射性废物的数量。

俄罗斯的快中子反应堆运行已经超过 40 年。2015 年，一个采用这项技术的新 800 兆瓦反应堆在叶卡捷琳堡附近投入运行。2020 年初，第一批钍铀混合(MOX)燃料进行装填，这将成为向具有封闭核燃料循环的双组分核电系统过渡使用的主要燃料类型。前景良好的快中子研究反应堆的项目也正在建造之中。

双边合作与项目

目前，在驻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的俄罗斯专家的积极支持下，正在利用俄罗斯技术建造核电站。埃及、匈牙利和芬兰建造核电站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一个在建核电站项目。

俄罗斯支持寻求在工业、科学、医学和农业领域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给 2019 年原子能博览会论坛的致辞中指出，核技术使医学、新材料设计、空间探索和北极开发领域的全新发展成为可能，并有助于加强能源部门，推动经济发展。为此，俄罗斯正在为玻利维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尔维亚、越南、赞比亚等国建立国家核科技中心提供支持。

可靠的人力资源是成功发展和平核技术的先决条件。俄罗斯正在通过各种教育方案，为培训来自许多国家的高素质核专家作出重大贡献，这些方案都考虑到了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要求。截至目前，来自约 30 个国家的超过 1 500 名外国学生正在俄罗斯学习核专业。

俄罗斯非常重视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发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这种合作有助于为特定双边项目奠定必要基础。

俄罗斯批准了一项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合作协定，确保为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并促进在消除行动中开展互助。该协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协定将简化紧急情况下专家、专门设备和机械的跨境流动程序，缩短对与和平利用核能有关的任何事件的反应时间。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 2030 年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框架方案草案已获批准，2021-2025 年方案实施第一阶段行动计划已经进入定稿阶段。这些文件反映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到 2030 年经济发展战略草案的条款以及国家能源和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规定。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受铀矿开采活动影响土地改良目标方案取得进展。吉尔吉斯共和国卡德兹-萨伊尾矿坝恢复项目已经完成。该设施已经达到放射安全并投入运行。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俄罗斯联邦完全支持原子能机构在和平利用核能所有主要领域开展的活动。

从 2017 年开始，原子能机构一直在为启动核电计划的国家开发基础设施成功提供发展援助。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援助工作的第一阶段，550 名外国专家参加了 41 次培训活动。2019 年，援助项目延长四年，并获得资金约 400 万欧元。

俄罗斯不仅是原子能机构创新型核反应堆和燃料循环国际项目的发起国，也是主要赞助国。该项目已成为一个全面运作的机制和卓越中心，可以全面分析与拟议和计划核电系统有关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安全、尽量减少放射性废物和环境保护。

近年来与原子能机构联合开展的一些重要项目包括开发基础设施，确保水水高能反应堆设施的核安全，以及受铀矿开采作业影响地区的恢复。

我们与原子能机构合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辐射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开发以及核能在医药、农业、工业和其他重要经济部门的和平利用。在俄罗斯的援助下，原子能机构对这些活动日益重视。2019 年，俄罗斯向原子能机构的 ReNuAL+ 项目提供了补充捐款，以实现其赛伯尔斯多夫研究实验室的现代化。

2016 年，俄罗斯加入了原子能机构的癌症治疗行动方案。四年来，原子能机构在俄罗斯举办了 18 次培训活动，由俄罗斯出资，原子能机构 19 个成员国超过 350 名专家参加了活动。

俄罗斯定期承办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大活动。2017 年，原子能机构在叶卡捷琳堡举行了快堆及相关燃料循环国际会议。原子能机构核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国际会议将于 2022 年在莫斯科举行。

俄罗斯继续是与原子能机构共同制定核燃料供应保证愿景和核燃料循环服务多边办法的主要伙伴，努力促进发展目标，扩大世界各地和平利用核能的机会，同时加强核不扩散制度。

俄罗斯目前正在开展一些项目，如建设国际铀浓缩中心和安加尔斯克低浓缩铀保障储备，这个项目为这一愿景提供了支持。2019 年，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的原子能机构低浓铀库供应了头两批低浓铀。

核安全和核损害的民事责任

俄罗斯主张加强世界各地的核安全，并且是该领域各项主要国际法律文书的缔约国。

俄罗斯欢迎原子能机构的操作安全审查小组根据与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商定的中期时间表访问俄罗斯核电站。2018 年，向核电运营子公司集团总部派遣了一个企业操作安全审查小组，对这一长期做法进行了补充。评估证实，俄罗斯运营商履行了确保高度安全的承诺。

我们继续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合作。超过 50 个俄罗斯组织目前参加与该机构的合作。我们积极参与实施原子能机构主持的 13 个国际项目和方案，包括多国设计评估方案和 4G 国际论坛。原子能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参与国发展科学技术，统一国家监管和法律文书，以便以安全、经济、环境友好的方式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

俄罗斯联邦认为，《不扩散条约》是现代世界秩序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并能确保和平与安全。加强《条约》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项重点工作。确保核不扩散制度的正常运作是推进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最高优先。
